

# 中国高校发展的应然与实然定位探析

毛 勇

摘要:创办一流大学是许多高校孜孜以求的目标。办学者要有明确的办学理念,要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应面向社会找准自己的生存空间。在现实中,中国有些高校在发展定位过程中存在着目标不明确、定位不准等情况,尽管涉及诸如高等教育资源如何分配等社会和学校自身两方面的原因,但问题的实质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应然与实然的矛盾。

关键词:高校;发展定位;规模;特色;应然;实然

创办一流大学固然是一个十分诱人的目标,但创一流大学并不是也不应该是所有高校的奋斗目标。高校发展定位首先要立足于自身的办学实力和现状,了解自己的发展历史,熟悉自己的家底,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从自身的校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找准自己的发展空间,在各自的类型中争创一流。而在现实中,办学者往往忽视了高校的多样化是在社会竞争过程中形成的。

—

在大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学理念的表达形式和内容均会有所不同。高校发展定位,在理念层面上实际就是办学者希望将高校办成什么样子的的问题,它关系到高校的方向选择、角色定位和办学特色。理念总是高于且先于现实存在的,大学理念是大学对自身价值、目的、使命等的认识和追求,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理念最核心的力量就是向一流大学迈进,是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经典大学的理念,有其合理性。在大学理念里,培养人才、追求一流,是每所大学发展所追求的应然状态。对办学者来说,其价值取向就是根据不同的办学条件和已达到的办学实力与水平,实现不同层面的人才培养、学术目标的追求。对于一所大学,最主要的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并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做到最好。

一所大学必须清楚大学在国家和不同阶段发展的情况。比如说,属于哪种类型,与别的大学又有何区别,如何办出特色,如何提高质量,等等。但不必一味地追求大,亦不必一味地追求定位于世界一流。一流大学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不太可能通过人为地增大投入或加强某些学科建设在短时间内完成。像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是通过百余年甚至几百年的传承积累才形成

的。古典大学理念最突出的表现在对知识发展和对无功利学术目的的追求上;与古典大学不同,现代大学观念具有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和多样化的大学理念。

不可否认,立志把大学办成“国内一流”、“重点大学”、“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这些目标的确立和口号的提出,对于鼓舞士气,有一种凝聚力。也必须承认大学上层发展内驱力的自然性和合理性,既符合人之常情,也符合大学学术积累的规律。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任何一所大学均有成为研究型大学甚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然而,脱离实际的高目标不但不会给大学发展带来好处,还会引导大学发展走上歧途,并制约大学的发展。大学发展定位不可能脱离他所在的环境,亦即他的状态是由其周围环境所规定、支配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实然状态存在着的、发展着的。大学在发展定位中,办学者应该按照自己的需要,打破甚至超越那种宿命实然状态去实现办学者的理想,高校发展定位是在实然性与应然性的张力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建一流大学靠什么?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中,并没有校园面积或大楼的多少这类项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占地 1820 亩,哈佛大学占地 2300 亩;诺丁汉大学(含农学院)占地 3400 亩;同样,剑桥、牛津这两所排名世界前 10 名的一流大学,仍是古老陈旧的建筑。<sup>[1]</sup>反观中国高校,近几年无限制地扩张和圈地,令人费解地将有限的资金用在扩张校园面积和盖大楼上,各地的大学城建设呼声一浪高于一浪。“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不能说中国大学校长们不懂得此话的蕴含,办学者只重视大楼建设而忽视人才培养,盖大楼比培养大师更容易立竿见影,有些领导把这种发展当成了自己的“政绩工程”来追求,之所以如此有其深刻的社

会原因。

如果说经典大学的发展定位存在于理念之中,处于一种应然状态中的“象牙塔”,而在当今中国现实社会中,办学者又不得不回到实然状态,因而办学者在社会外力作用下显得意志脆弱,充溢着浮躁的急功近利行为。

## 二

无论从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高等教育体系都是一个金字塔,即少量的学术研究型大学、一批教学研究型大学、大量以育人和技术培训为主的地方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各类高校要根据各自的办学条件和层次,合理地确定办学目标;在同层次、同类型院校中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效益,从而使高等教育体系层次清晰,定位准确,分工合作,互为补充。社会是分层的,社会的职业也是分层的,只要不同定位的高校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不同的社会和市场的要求,就是高质量的。

高校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一些高校在发展定位时,导致办学未能充分考虑到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趋势,发展定位不准确,使得高校发展定位未能表现出一定的牵引力和前瞻性,不能不说是与社会的评价分不开的。比如说,在中国,大学排名常以规模、层次和绝对数来衡量,不可避免会产生一种误导,走内涵发展之路不如走外延规模扩张之路。在排名中上升最快的最好办法就是扩招、升格、拓展新校区、求大求全;相比之下,国外高校的排名基本上是在为公众所认可的高校分类基础之上的,其综合性排名是对同类大学的综合性比较而言的。高校排名之所以被很多高校办学看者看重,主要是向社会和个人提供了高校信息,特别是经过媒体炒作之后,高校的优劣一目了然,对考生和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直接影响该校在社会上的声誉。高校的排名不再是空洞的,而是可以给参与市场竞争的高校带来实实在在的价值,促使办学从总体上提升高校的层次,以期在招生、就业时处于有利的地位。高校的发展定位只有统筹兼顾,分出层次,各有重点,才能构建一个和谐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

高校的发展定位需要通过对学校自身情况进行合理定位。有的高校在定位过程中,不顾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忽视自身的实际情况,盲目确定自身的发展定位,似乎办学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即进入强者的行列。盲目扩大规模,无疑将导致教育质量下降,降低学校的社会信誉。在一些媒体的报

道中,经常看到一些高校雄心勃勃,发誓要做大做强。众所周知,法国巴黎高师每年只招收200多人,与国内高校相比,规模小得可怜,但它却是世界著名的高校之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也只有2000多名学生,在全美大学排行榜中却名列前茅。<sup>[2]</sup>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够大了吧,但在当今世界高等学府中,只能位居300名以外。规模的大小并不代表水平的高低、质量的优劣,“大”与“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现在高校发展的关键问题不是要争相做大,而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那种不切实际,盲目“做大做强”的口号,实质上是办学心理浮躁的一种反映。主要表现为单科性高校想变成多科性的,多科性的想办成综合性的;师范院校想变成综合性大学,农林院校想摘掉农林的帽子,职业院校想去掉“职业”两字;普通高校争着抢着向研究型大学目标狂奔等等。

学科齐全与否与高校是否有特色不是直接正相关的关系。为实现所谓的综合性目标,一些院校盲目扩展学科领域,表面上学科的数量上来了,但由于没有相应的办学基础,新建的学科往往徒有虚名,师资力量的分散又使传统学科受到影响,办学特色和优势逐渐失去。相反,一些高校不追求一流,却办得很有特色,如美国的社区学院、英国的开放大学、日本的专门学校。办学特色与一流大学之间不具有可比性,而办学特色却可以因校而异,也不具备完全可比性。高校的发展定位必须依据学校的个性特征,形成特色,发挥优势。其实,社会并不是只需要一种人才,高校要培养的人才也不应是一种类型的,层次也应是多样的,高校应以多样化的教育培养多样化的人才去适应社会多样化的需要。对国家来说,单一化的人才培养结构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的矛盾,如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不利于综合国力的可持续发展。办学规模与办学特色不是呈正相关的关系,世界一流大学中没有哪一所是因为规模大、学生多而著名的,而质量高才是这些大学闻名于世的根本原因。美国大学排名在前一二十名的一流大学多是规模较小的私立大学。而一些学校规模大,招收学生多,却不一定有鲜明的办学特色。比如,日本的日本大学,学生数量近10万之多,但人们并不知道它有什么明显的办学特色。<sup>[3]</sup>再如,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南开大学,被公认为是中国私立大学的成功典范,享誉海内外,然而,当时南开大学的学生数量一直保持在几百人。高校办学特色的形成不可急功近利,高校要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不是靠短

期行为一蹴而就的。办学特色不突出,不能不说与不注重特色定位有关。实际上,社会需要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大学,每所大学都应有角色定位的意识,形成自己的特色,在所属的那一个类型里达到最强,而不是都走同一的方向。不切实际的高攀与盲从是要以牺牲办学特色为代价的。

### 三

在中国,每一所高校的定位,大都是政府规定的,体现着政府的意志,而政府的意志往往具有强迫性和随意性。政府对某一大学的定位,往往意味着高校不同的地位、社会声誉和影响。从政府那里获得教育资源的多少,从而导致高校地位、声誉、资源之间的较大差异。高校获得国家下拨经费多少的依据主要是由政府决定的。而高校规模的扩张和层次提升并不受劳动力和产业结构的有效约束,而只受到来自政府的办学资源的约束,在某种意义上加速了高校的规模扩大。对比一下国家重点大学与一般高校、国家各部委所属院校与地方高校、本科院校与专科学校的资源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很容易想象的结果是,那些处境不利的高校为了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不惜一切代价提高自己的身份。而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往往更强地表现为扶强不扶弱,教育部曾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10所重点大学增加18亿和12亿元拨款,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高校套用行政级别和领导任期制,导致高校领导为追求政绩而急功近利。确定这种待遇也许是政府部门出于无奈,因为现在什么都是官本位,什么都和行政级别挂钩,似乎一个学校不和副部级挂钩,在地方上就没有地位。比如,某一领导在评价自己在任期间工作时说,能把本校带入副部级是自己最大的功绩。在他看来,晋级与进世界一流,前者远比后者重要和更值得追求。高校本来是一种社会力量,其责任就是两个——探索未知世界、传承社会文明。高校的作用不在乎行政级别的高低,高校本来最应该体现社会公平,但是这种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让办学者处于尴尬的境地。在实际操作中,办学者把高校的升格晋级作为追求的目标,扩大办学规模、拓展新校区,争取学校升格,争取博士点、硕士点,争国家级教学科研基地,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也上。在如今的高校里,博导多了,博士也多了。可以说,办学者在此种政绩观的驱使下,热衷于“短、平、快”,只愿抓那些容易出表面成果的显绩,不屑于经过多年长期努力才能取得的政绩,其结果是一窝蜂地比速度、比

规模、比地盘、比大楼。

科学上的“马太效应”使得处在学术领先地位的高校与处在学术边缘地带的高校相比,在获取教育资源上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定位不清同样存在于高校的角色错位上。受经济利益的驱动,重点大学把很大一部分时间、精力、师资、设备等资源投入到举办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网络教育、高职高专教育、民办二级学院教育、自学考试以及各种培训中。重点大学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参与一般院校生源的竞争,必然会削弱其对教学、科研等的投入,从而降低其学术水平和办学水准,无形之中阻碍了缩短与世界一流大学距离的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同样,低层次和低水平的高校盲目模仿高水平大学做法的现象亦随处可见,也是某些专科学校基于功利目的的一种不良倾向。低位高攀现象主要表现为高校不切实际地盲目“升格”。各类学校争相升格的消息不断见诸媒体,造成这种情况也并非都是办学者的心衷,往往既有来自社会的,亦有学校本身的原因。在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社会原因之前,仅用行政命令是堵不住的。在政府先后推出“211工程”、“985工程”等的推动下,当规模、类型、层次成为赢得办学资源的约束条件时,争升格、争生源就再也不可避免了。有限的经费向少数列为重点建设的高校倾斜,优秀生源也向地位较高的院校集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高校不断向高标准攀升。

办学者不断地超越给定的状态,扬弃其自身的现存状态,去追求发展定位中的应然。办学者不能仅满足其实际存在的状态,而要追求一种应然状态,而这种应然一旦实现就会变成成为一种实然,办学者又将追求一种更新的应然,如此反复,此为高校发展定位的不竭动力。应该说,应然与实然是高校在发展定位中并存的皆不可抛弃的两个方面。面对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高校办学者处于被物化的应然状态,局限于眼前,醉心于政绩,为工具理性所支配,失去了追求更美好的理想。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程方生

#### [参考文献]

- [1]杨福家.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迷惑,http://www.edu.cn,2004-11-17.
- [2]潘懋元.一流大学与排行榜.求是[J].2002(5).
- [3]史朝.中国高等教育的定位及高等学校的发展特色.http://www.china.com.cn,2004-09-14.